



譯文

新二卷第三期目錄

魯迅先生(三色版)

五九三前

日本・奥村博史繪

魯迅先生與譯文

七六一

偉大的存在(講演)

五九三

日本・內山完造講

黃源譯

魯迅的回憶

五九四

日本・鹿地亘作

雨田譯

魯迅先生

六〇〇

日本・內山完造作

雨田譯

忘掉了的鷹(詩)

六一三

美國・林特賽作

孫用譯

懼(四幕劇)

六一五

蘇聯 A・亞非諾甘諾夫作

曹靖華譯

恐

哀悼魯迅先生特輯

行

行

三

七五(下集)

六四八



論 布 理 的 果 實

歌 安 兩 棉 鄉 後

種 村 外

里 茲 (評傳)

六四八

法國 · 羅曼羅蘭作 蕭乾譯

蘇聯 N · 普利鮑依作 克夫譯

六六九

者 (短篇)

六九一

蘇聯 N · 普利鮑依作 金人譯

全 (短篇)

七〇〇

美國 J · 約翰生作 曉岑譯

才 能 (短篇)

七四

保加利亞 G · 斯塔瑪托夫作 不舍譯

花 (中篇)

七四二

日本 · 須井一作 胡風譯

外 一 篇 (散文詩)

七五六

俄國 I · 屠格涅夫作 唐毅譯

記

七七五

國內銷數最大文藝雜誌

◀ 第二號 卷二第 ▶

哀悼魯迅先生專號

本刊獻詞	本社
憶魯迅先生	內山完造
魯迅和我	鹿地亘
魯迅死的早晨	河野明子
最後一天的魯迅	池田幸子
我們的最後談話	奧田杏花
醫學者所見的魯迅	須藤醫生
魯迅先生病狀經過	須藤醫生
最後的一天	魯迅夫人
生命中的第一聲巨雷	曹靖華
片斷的回憶	巴金
悼魯迅先生	孟十還

作家

孟十還 主編
內充容實 編制新穎
印刷精美 定價低廉

本期零售：
本埠二角四分
外埠二角六分
預定
全年二元五角
半年一元三角
國外寄費另加

紀念魯迅先生	唐弢
不滅的印象	鄭伯奇
魯迅先生的義子	章錫琛
讓他自己	田軍
悼魯迅先生(詩)	葉聖陶
喇叭的喉嚨(詩)	臧克家
戰士的葬儀(速寫)	白塵
紀念畫輯二十一頁(八十幅)	
續 家族以外的人	蕭紅
稿 第三代	蕭軍
三 果戈理怎樣寫作的	孟十還譯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總經理售

總店：上海四馬路二三四號 ◆ 電話：九五一四一

進活綜文
步潑合月
的的藝刊

中流

黎烈文
主編

第五期目錄

十一月五日出版

哀悼魯迅先生專號

『立此存照』 片段的記述 獻給魯迅夫子(詩) 魯迅先生演講 靈前(詩) 魯迅先生死耗 一點不能忘却的記憶 魯迅先生並不偏狹 給不相識的友人們 朦朧的敬慕 十月十五日 海外的悲悼 向高瞻頭示威 在對魯迅先生的哀悼中 悼魯迅先生(詩) 悼魯迅先生(詩) 你靜靜地安睡着罷	魯迅遺著 景宋 景宋 茅盾 杲沅 鄭伯奇 張天翼 巴金 吳組綏 鄭振鐸 蕭乾 蕭軍 蕭紅 唐弢 許欽文 蔣牧民 田間 艾羣	最初和最後的一面 永恒的悲哀 憶魯迅先生 一九三六，十，十九的早晨 活在人類的心裏 一面 不肯說假話的魯迅先生 一個作家的偉大處 他給我們的不少 悼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是並沒有死的 懷魯迅先生並愛羅先珂 我們所以哀悼魯迅先生 哀念之餘 悼魯迅先生(詩) 悼魯迅先生 悲痛的告別 一個不倦的工作者 編輯後記 紀念畫輯八面	姚克 端木蕻良 以羣 曹白 魯彥 阿累 趙家璧 陳毅 蘆焚 李蕤 周文 吳克剛 陳子展 周楞伽 平心 陸蠡 胡風 黎烈文 編者
---	--	---	---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預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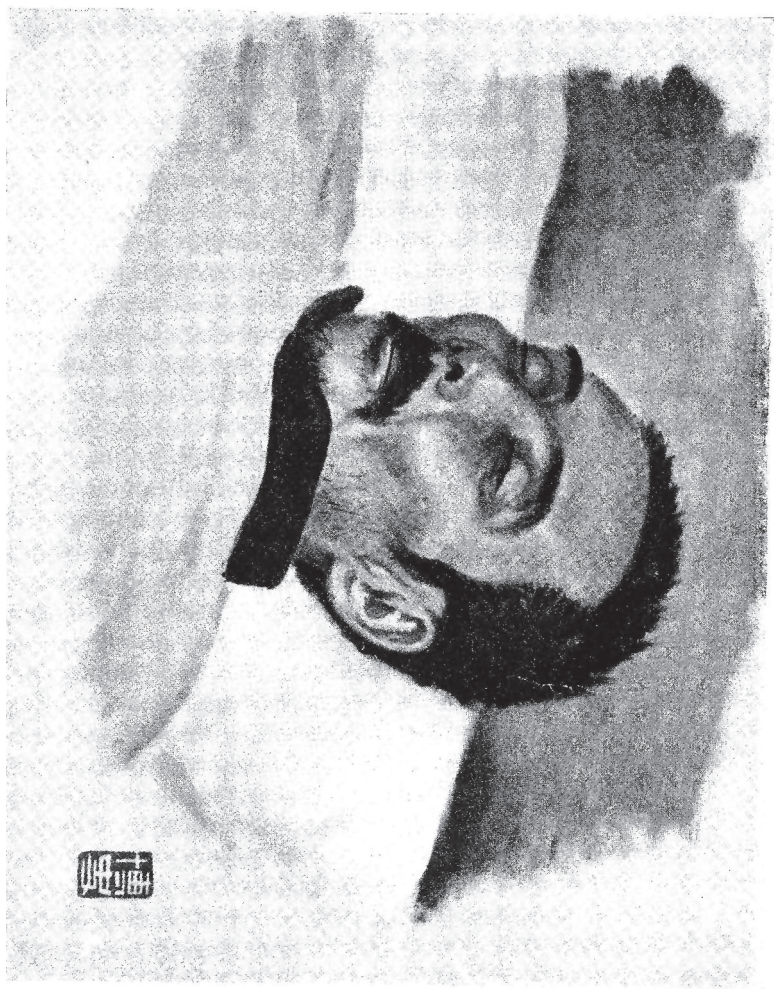
本期零售本埠
一角七分外埠
一角九分

自取二元二角
郵寄二元四角
國外郵費照加

長眠了的魯迅先生

日本奧村博史繪（依據十月二十日上海日日新聞刊載之先生遺像）

本社爲紀念魯迅先生，特照此三色版，另精製卡片一種，讀者諸君如欲此畫片，留存紀念者，請附郵三分，函致上海環龍路猿順里三號譯文社，當即寄奉。



偉大的存在

(講演)

日本 內山完造 講

魯迅先生是一個世界的偉大的存在。所以，我們受到的印象和影響，也是非常多方面的。然而，用一句話總括起來，那末，先生是一個「預言者」。先生的一言一語，恰好是

「曠野上吶喊者的聲音。」

這是我們日本人的普遍而深刻的印象。

先生屢次在我們的頭腦上壓上不能消磨的烙印。先生說：

「路本來是沒有的，有人走了以後才有路。」

每想到這句話，我們眼前就依稀映現出先生獨自一個人在曠野中寂寞而鮮明地印着開始的足跡而前去的身影。

我不住地希望着各位，能隨着先生的足跡，爲了開闢大路而奮鬥努力。

(一九三六年一〇月二二日內山氏在萬國公墓

魯迅先生葬儀的民衆大會中講演，黃源口譯。)

魯迅的回憶

日本 鹿地亘 作

葬儀完了，悲哀的羣衆離開魯迅的墓地的時候，月光照着那默默地走在矮樹叢間的羣衆。我的肩，還殘留着靈柩的重量，耳朵裏還有那充滿了摯情的魯迅的聲音。

五天前——十月十七日的下午，那聲音才玩笑似地笑着說過：「我在中流九月號上寫的遺囑你看過沒有？」那，我是知道的。不過還沒有讀過。我是不喜歡聽活人講到「死」的話的，所以那時，也祇當是我的師友的不好聽的玩笑那麼聽着。我也笑着說：「在明治中葉，日本有一個叫齋藤綠雨的文人，發表過死亡的廣告。」

「噢，那是舊事了。那個人馬上就死了嗎？」他就問我。

「不久就死了。當然不是預感的死，好像是偶然的病死。」

然而，現在，我讀了魯迅寫在中流上的題爲「死」的文章，却起了一種被激動心胸的感覺。因爲

在他的有特色的，帶微笑的諧謔後面，隨處看得見悲痛的預感。那裏面有這樣的話：

「（醫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使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

又說：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吧——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

魯迅明明白白地意識到自己的「死」，不住地爲「死」的陰影所追迫。然而「死」也不能使他的意氣沮喪；反而祇在他想在生存中成遂的事業上添了推進的力量。於是，他爲那死在中國新興文化的形成以及民衆啓蒙的戰鬥中的一個朋友，自費出版海上述林，編就那爲被壓迫者的解放捧獻終生，中國新興美術上偉大的貢獻者德國柯勒惠支的版畫選集；爲了中國新興文學運動的統一，屢次不顧疾病而執筆。他那工作的態度，總是泉水似地冷靜，不稍使側近的人感到一點「焦躁」。我們勸魯迅休息保養。但是他總笑着回答說：

「面着桌子執筆，是我工作的時候；靠在椅子裏看書的時候，是我的休養。若是停止了這個的保

養，在我是做不到的。」

如今想來，那還是因為他被「死的意識」追迫着的緣故。可是，那意識既不引起沮喪，也不引起焦躁，祇成了爲着繼續他事業的一種不屈的鬥志上的推進力；外觀上，祇有那貫穿他終生的，「時光之流走」似地鎮靜而不知停息的，脚步的繼續。在魯迅，要說到休養，真的唯有「死」才是他的休養！對付「死」的態度，往往便是對於生的態度。因爲「死」，每每是一個人的一生的結論。說到這一點，我要在魯迅面前低下頭來。就在講「死」的那一天，我們的話談到了自殺了的芥川龍之介。

「芥川也是不知詭詐的文人。」我這麼一說，魯迅就肯定地點着頭，這麼說：

「是的，是的。他在那時候，發見了自己所意識的世界與自己之間的距離。他不能跳過這距離。所以祇好死。」

魯迅理解芥川，認識芥川。他的大陸新邸的寓所的客堂裏，芥川的全集和小林多喜二全集、高爾基全集等等並列在玻璃門的書櫥裏。但是，所謂「認識」，當然也是明確地認定了他所走到的地點的。所謂自殺，是對人生感到焦躁。至於連焦躁都未曾意識到的，無感動的人，我不想說。爲什麼呢，正因爲現在的世界，才是對於追求真實生活的人們，十足地充滿危難與期待的時代。

二月裏，我第一次會見魯迅；接觸到他那真摯的聲音時，我狂喜着，想把魯迅的「真實」傳達給

日本。我問他，我把剛才聽到的話照樣傳達過去「沒有什麼麻煩吧？」「沒有關係。我是不怕死的。」這是他的回答。這一句話，貫穿着他的全事業。

改造四月號上「我要騙人」的一篇文章裏面，寫着「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豫感」的話。所謂「血寫的豫感」，我覺得，便是每每用生之終息的豫感來對付一樁樁的事業。所謂拼了命的事業，換一句話說，所謂一個人的最全的努力，便是那能以他的事業在自己的一生中打上終止符號的，不留後悔不感焦躁，泰然處事的，最充實的生活態度。

因此，魯迅是不焦躁的。他常滿足着自己的死會是填平後進者的進路的一塊土。他在一九一八年便已這麼說：

「老的讓開路，催促着，獎勵着，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

「年少的，感謝他們填了深淵，給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謝他們從我填平的深淵上走去——遠了遠了。」

「明白這事，便從幼到壯到老到死，都歡歡喜喜的過去；而且一步一步；都是超過祖先的新人。」這是前前後後魯迅的一貫的處世決心。

每當我和魯迅談話中感到這決心的時候，便羞愧地想起一個回憶。一九三四年，我因為下獄而

不得不停止自己的工作時候，心想「我還有很多很多工作得幹呢！」就感到一股劇烈的焦躁。這麼想着，再回頭一看自己過去的工作，那簡直是被焦躁的鞭子揪打得混亂了的軌馬的足跡。我從我的師友學習得的，銘刻在胸中的教訓，便是這。那是，無論何時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打上打終止號的，不懈怠不焦躁的生活，即是既無路草又無跑步的，如時光之流走似地一貫的生活。

魯迅玩笑似地說到死；就在最近，我也看不見那鞭策魯迅趨向終止號的「死」的陰影。

而是——好似一株活盡了命數的古木，在意外的瞬間，突然倒下了。遺下的話是這樣：「忘記我，管自己生活。」那好像是古木折倒的聲音，是一句簡短的言語。他在死的瞬間所期待的音響——怕是那渡過用他的死填平了的深淵的，次一代的，年青的足音罷。

關於魯迅的事業及其意義，我不能在限定的紙面上盡說。想說的，祇是，誰都知道的，他在生的時代，是被傳統和虛偽束縛住的老大中國的苦悶時代。是爲了新中國之誕生而戰鬥的時代。他爲了毀滅舊時代，爲了新時代而鬥爭。他的足跡，是新中國成長的足跡。在文學方面，白話即語言方面，繪畫方面，在文化的全領域內想探求新時代誕生的事件中，到處脫不出魯迅的名字。他的名字是新中國的表幟。那末，我們來檢察檢察那終於倒下了的古木吧。那上面數得出緻密地積疊着新中國歷史的，三十餘年的年輪。

那年輪，是不懈怠不焦燥地一步步堆積起來的，緻密堅實的事業的堆積。我在魯迅監視不懈到最後的，最近的文學討論上，也想到這事。有時，他給那伸展着的年青一代中習見的，想飛越過堅實緻密的一種焦躁，加以一擊。這一點，是尙未了結的問題。年青的一代是應該解決的。不過，當解決的時候，魯迅教我們不焦躁不飛越地堆積上去的，一貫的教訓，仍然非把它奠在根底不可。

十七日下午，是颶風的日子。我目送着魯迅和我們分別以後，在風中回去的背影。魯迅連頭也沒有回。他筆直往前，一步一步地開着那走貫他終生的，平靜堅定的脚步去了。

現在，我的眼中依然清晰地映現着走到風中去的魯迅的身姿。是那個那麼爲新中國的生誕鬥爭的，泰然在風中邁步而去的身姿。（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雨 田譯）

魯迅先生

日本 內山完造 作

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的電車路，着着地向北伸展，成了近年來成爲問題的越界築路。靠近電車的終點，有日本小學啦，福民醫院啦，等等。福民醫院的對面，有一個陳舊的，叫魏盛里的小衙堂。房子祇有七幢，全部住着日本人。我借了那弄口靠右邊的兩幢，把它打成一所使用着。進出就用着那原來的兩個石庫門，小天井上全部蓋了玻璃，作爲採光之用；可是裏面依然陰暗，幾乎日中也開着電燈。在那電燈底下，有七八張沙發和椅子圍着一張小桌子，那就是所謂「漫談席」。凡有空暇的人或者疲累了的客人，誰都可以坐下來，喝喝茶啦什麼的，一邊寬蕩蕩地看看書，談談話。

那時候，聽說從北平受廈門大學之聘，去任文學的教授，而又轉任廣東中山大學文科主任的魯迅先生，憤慨於——

政府既叫人家向鮑羅廷，加侖等等那一些顧問致最敬禮，非常地禮讚俄羅斯，拼命派遣留學生

到那邊去，然而一方面又亂殺那些留過學回國來的青年的那種暴亂的態度，說着：

「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們走。」而憤然離開中山大學，到上海來了；可是我們夫婦倆，因為一次也未曾見過面，一點兒也不認識先生。

此後不久，就有一個常常和二三個朋友同道着，穿藍長衫的，身材小而走着一種非常有特長的脚步，鼻下蓄着濃黑的口髭，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晴的，有威嚴的，那怕個子小却有一種浩大之氣的人，映上了我們的眼簾。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個人跑來，挑好了種種書，而後在沙發上坐下來，一邊喝着我女人進過去的茶，一邊點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幾本書，用漂亮的日本話說：

「老闆，請你把這些書送到寶樂安路景雲里××號去。」

現在，那屋子的門牌我已經忘掉了；當時，我立刻就問：

「尊姓？」

一問，那位先生就說。

「叫周樹人。」

「啊……你就是魯迅先生麼？久仰大名了，而且也聽說是從廣東到這邊來了，可是因為不認識，